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red and white on a dark red background. On the left, a hand holds a torch with a flame. On the right, a hand holds a flag with a wavy top.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large, light-colored, angular shape.

自由魂

趙慧深編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自由魂

(四幕劇)

趙慧深據「夜未央」改編

自由魂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著作人 趙 慧 深

發行人 張 靜 廬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總店：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
廣州漢民北路二三九號

武昌察院坡·梧州大中路

支店：宜昌二馬路·長沙東長街

重慶武庫街·西安南院門

成都祠堂街·昆明華山南路

每冊實價二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郵寄費)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學初版

發行額：五〇〇〇冊

自 由 魂

自 由 魂

地：北平

時：民國二十六年秋

人：男——

李曦華

楊棟

黨大樂

葛志高

劉維奇

中學生

醫生

紗廠經理

小平

王永

警察

便衣隊

日軍

避難人

女
—

史薇娜

自 由 魂

蘇 菲

馬 霞

劉太太

馬太太

戴小姐

丁太太

青年女子

丁大媽

第一幕

兩間大小不等的屋子，右邊的一間較大，屋內陳設尋常。右壁有一扇窗戶，蓋着厚的窗簾，窗台上放着一盆花。靠裡有兩扇門，右邊的門通入內室，左邊的門通入前堂。屋子正中懸着一盞燈，燈下畧遠一點，但仍在中央光景，放着一張桌子，上面并無桌布，周圍放了幾把椅子，右壁靠前放着一張沙發。右邊角裡有一隻大箱子，左角掛着一條厚氈，左壁（即將舞台分爲兩間屋子者）上掛着日本旗，另外還有一道門通入黑房，黑房裡燃着一盞小燈，暗得很。黑房很窄，只有近門處幾隻木箱還隱約可見。

這是下午，起幕時，黑房裡發出有規律有節奏的聲音。

馬霞與蘇菲坐在桌旁。

馬霞是一個十八歲左右的年青女子，穿着女僕裝束，相貌聰明，舉止活潑而快活。

蘇菲年近二十七歲，她在摺新印的傳單。

馬霞在專心看報紙。

蘇
馬霞，你這孩子怎麼啦？快點動手吧。這不是看報的時候，一會兒薇娜就要來的，她來了就得馬上讓她帶走。你等到完了，再看行不行？

馬
（笑）我的大姊姊，讓我再看一分鐘，你真不知道我心裡多麼亂。（稍停，放下報紙嘆口氣）這是個好消息，上海的戰事每天都是勝利的。現在我們整天都像陷在地獄裡，只有看到這些消息才算得到一點安慰，可是此地的中國報紙連這點消息都看不到。

蘇 (停止摺報，聽了一回，然後起身，走到黑房門口) 小心！機器响聲太大。

(機器的响聲漸漸減低，過後便完全停止了。楊棟從黑房走出來，他有二十八九歲，形容枯瘦，不時咳嗽，身穿一件襯衣。他進屋來看見陽光，連忙用手遮住眼睛，他把新印好的傳單放在桌上，興奮地在屋裡踱來踱去。)

楊 倒靈，這個鬼機器，我真被他麻煩死了，懣得要命，得好好上一次油。唉，再印一會兒就完啦，讓我鬆口氣吧。

蘇 (關心) 你今天太興奮了。

楊 爲什麼這鬼機器今兒特別响？

蘇 這老傢伙早應該換一個新的了。好在下面沒有人，不會有人聽見的。

楊 奇怪，我今天老覺得要出什麼事，我老這樣覺得。

馬 老楊，你別這樣慌張行不行？你今天一定有點不大舒服。

楊 你們也別太放心了。難道是我過慮嗎？城外那殺豬的屠宰場，已經成了殺我

們中國人的屠場了！像豬一樣，像牛一樣，他們用鎗炮掃射，子彈用光了，用刀砍，刀口砍鈍了，用火燒。這樣的冬天，敵人又可以用不着柴火煤火了！（鎗聲）你聽，這幾聲槍響又告訴我們，又是幾個中國人的性命結束了！

蘇 就是把冰天雪地染紅了，我們也是不會屈服的。

楊 我們，我們早晚也脫……不了這一天。我們現在只是工作一點鐘，就算盡了一點鐘中國人的責任。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命，肉體，早已經放在日本人的屠場上，聽憑他隨時隨地來宰割我們……（咽住，稍停，指內室的門）他還在睡嗎？

蘇 （低頭還在疊傳單）誰？黨大樂嗎？

楊 這位先生真叫我擔心，曦華還不把他的居留証想法弄來，樓底下的房東那

馬 個混蛋不知囉嗦多少次了。他爲的脫他自己的干係，說不定會去報告警察。這位黨先生怎麼整天的睡覺，我看他不見得能幹什麼事了。

蘇 別這麼說，讓他聽見了該多麼傷心。他要是身體不弄成這樣，早跑到西山同他們一塊兒去幹游擊隊了。聽說他被日本人抓了去，一共受過七種不同的刑罰，現在他的肺和心臟都爛了，腦子也壞了，所賸的只有一口氣。學生軍打破監獄把救了出來，看他成了這個樣子，本來打算想法把他弄到南邊去休養的，但是他無論如何不肯，一定要作工作，他們沒辦法，才把他送到這兒來。也許這兒的工作比較安定，他還能勉強幹一點。

楊 (煩燥) 送了來幹嗎？說不定還連累我們。

蘇 棟，你不該說這話！你想，一個愛國的青年被日本人摧毀成這個樣子，哪怕他一點工作都不能作，我們也應該可憐他一點。

楊 可憐，這是你們女人的想頭。成千成萬的中國人都被日本人殘殺了，我們還在活着的人，要緊的是怎樣去反抗。我們不惜犧牲生命，可是我們要留着命同日本人拚，在現在工作還不能達到我們目的的時候，我們決不願意單只爲一個已經被毀了的人犧牲了我們的目的。

蘇 因爲他們又聽說曦華要辭去這兒的工作，我們這兒缺一個人，所以才把他送來。

馬 別是曦華也出了什麼事了吧？唉，真叫人擔心。

蘇 可不是，曦華有一個禮拜不見面了。

楊 這個居留証，除了曦華，別人還想不到辦法。他爲什麼老不見面？黨大樂，你們以爲我不可憐他，那天他們把他送了來，我一看見他這個情形，我幾乎哭了出來。可是像這樣的事情看得太多了，聽得太多了，現在我混身都噴得出火。

我現在需要的就是同敵人幹，你們懂嗎？這不是可憐哪一個人的問題，整個民族被摧殘，整個民族的仇恨，成千成萬中國人的血流成了一片海啦，還顧到這一小筆血帳，你們懂嗎？……
（他走進來，機噐又响起來，不過聲音較前畧低，但時時加大。）

馬 他今天又受了刺戟嗎？

蘇 哼！生活在淪亡了的國土裡面，哪一天不受刺戟？

馬 我恐怕也受了他的傳染了，這兩天特別的煩燥。

蘇 我看老楊不能在這兒再支持下去了。

馬 你想他肯暫時休息幾天嗎？

蘇 當然不肯，并且要休息的不是身體，是神經。你想北平的中國人被日本人看待的比畜生都不如，稍微有血性的人，就是不身當其害，看着也要氣瘋了。休

息，怎麼個休息？現在我們還配談到休息嗎？

（略停，忽然門鈴聲大作，蘇菲慌忙收拾了桌上的報紙，一起丟在皮包裡，然後關好皮包，放在牆角的箱子上面。同時馬霞拍着黑房的門，然後她跑到前堂去。機器响聲立刻停止。楊棟跑出來把黑房門邊牆上掛着的長袍連忙取下來穿起。馬霞同着丁大媽小平走進來。）

蘇 哦，丁大媽，是你。

丁 楊先生，楊太太，你們倆位好？我惦着多少日子要來看你們，老是沒功夫。那天我在路上碰見馬小姐，我才知道你們搬了家了。

蘇 我們也老是惦着你哪。你現在又幫了哪個人家了？

楊 真的，丁大媽，我們欠你的錢到現在也沒給你送去，真太對不起了。再過一個禮拜我想我可以想法還給你。

丁 楊先生，快別提這個了，別說我幫了你們兩年，你們看待我自格兒家裡人一樣，這點小事不該值得提。就算你們現在手上的錢富裕了，給我我也不能要。現在我們這些中國老百姓，能過一天就是一天，今天好好的，人明天還不知道活不活得了，要多餘的錢幹嗎用？並且日本鬼子看見身邊有兩兒錢的人，也饒不了你。你們看這孩子——（指小平）小平，你見見這是楊先生，這是楊太太，這是馬小姐。（小平向三人鞠躬）這兒離咱們家不遠，你可以常常到這兒來，你現在書唸不成了，跟這幾位先生在一塊，叫他們教你點什麼，比上學還好。

馬 丁大媽，這是你的孫子嗎？

丁 馬小姐，我哪兒有這個福氣。說來話長，談到這孩子身上，你們幾位聽着也要吊眼淚。（嘆氣）

蘇 丁大媽到底怎麼回事？

丁 我離開你們府上，幫的就是他家。（指小平）

蘇 不錯，是不是姓夏？你到我們這兒來還說你幫的這個人家對你還挺不錯。

丁 可不是，那位夏先生同太太（指小平）就是他爸爸媽媽，人別提多好哪。可是，那些天殺的日本鬼子呀……

平 （撲在丁的懷裡，悲聲）大媽，別說啦！別說啦！

丁 （接住小平）好孩子！別難受！這位楊先生楊太太他們也同你爹爹媽媽一樣教書的，這位馬小姐也是大學的學生。把你爹爹媽媽的事情告訴他們，他們會教給你你長大啦怎麼替你爹爹媽媽報仇。

楊 丁大媽，難道這孩子的父母全被日本人害了嗎？

丁 可不是，楊先生。那位夏先生夏太太也是學堂裡教書的。自從日本人把我們

北平佔了以後，無論什麼學校都要用他們的書本，什麼不許學生說是中國人，要說北平是日本地方，還要唸日本字，好些好些頂可惡的規矩。夏先生一氣就不幹了，正想法借點錢到南邊去。碰巧有一天有幾個日本鬼子帶着警察來查什麼戶口，看見了夏太太，就拿夏太太開玩笑。夏太太寔在忍不住了，罵了他們幾句。就在當天晚上，來了好些日本兵帶着中國警察，把他們兩口子都抓了去。第二天我整整跑了一天，一點信兒都問不到。第三天才有個夏先生的朋友來告訴我，說是夏太太被他們活活的糟蹋死啦，夏先生被他們說是同什麼西山的土匪同謀，混身被刀子一刀一刀的割死的……（小平哇的一聲哭出，丁緊緊地摟着他，一壁哭一壁說）好孩子！別難受，別難受……

楊

（看着小平半晌，抱頭伏在桌上）

蘇

（拭淚）那麼這孩子呢？

丁
（拭淚）現在只賸下這孩子一個人，我不招呼他還有誰招呼他。現在人家

我也不想再幫了。我打鄉下出來，第一個東家就是大學裡的周先生，伺候他不到半年，一個又用功又老實的大孩子，就爲的反對日本人遊行，活活的被抓去鎗斃。第二個東家就是你們，第三個又碰見這樣更慘的事兒，我哪兒還有心腸再幫人？現在我就帶着這孩子在離你們這兒不遠的一個親戚家住，找些活來作，我手邊還有幾十塊錢，暫時還能混得過去。我就愁的這孩子，現在北平的學堂全得用日本鬼子的辦法，我不願意他再上，他自格兒也不願意再去了，可是他這麼大的歲數，又不能白白地耽誤他。我想來想去只有求你們三位做做好事，沒事的時候教他點嗎，讓他們每天來一趟，讓他能長大做個人，他去世的父母都要感恩你們……（淚下）

馬
這個不成問題，我們三個人無論如何每天總能有一點功夫。唉，真可憐！這孩

子看着很聰明，叫什麼名字？

丁 叫做小平。小平你快過去謝謝他們三位。（小平一壁哭，一壁立起身，將要向楊棟鞠躬，楊猛然把他抱住。）

楊 （含淚凝視小平）小平！

平 （含淚仰視楊）楊先生，請你教給我怎麼去殺日本人！

楊 好的，小平，我們要去殺日本兵，替你爸爸媽媽報仇，替每一個被害的中國人報仇！

丁 （起身）好吧，小平，咱們該走啦，我還要送給活人家去，這些日子天一晚街上就難走啦。等明兒早一點我送你來。

平 大媽，明兒不要你送了，我自格兒認識道兒了。

丁 同楊先生楊太太馬小姐說再見吧！

(小平鞠躬，馬抱住他。)

蘇 丁大媽，明兒沒事再來多談談吧。

丁 好，我明兒一定來。

(馬送他們兩人出去再回來)

蘇 (目送他們) 唉，這孩子！

楊 (也目送他們出去) 非，我們如果被日本人發覺了，我們留在南邊的孩子

……

蘇 (攔住他) 棟，你今兒怎麼啦？儘說這些喪氣話。

楊 真的，我今天不知道爲什麼老是這樣不安。曦華的居留証爲什麼還不送來？

唉，傳單還沒有印完，我的頭快漲裂了。(回到黑房裡)

蘇 薇娜爲什麼也還不來？曦華說不定弄不到黨大樂的居留証。

馬 我想他一定弄得到。(略停)可是蘇菲，你看出來沒有曦華這些日子有點不

大對。

蘇 我也覺得。

馬 從前人家都說鐵漢子李曦華，可是現在這個鐵漢子忽然變成猶疑不定，神思恍惚的人；從前他作工作多麼熱心，可是近來無論怎麼嚴重的場合，他總像很勉強的樣子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他爲什麼變得這麼快？

蘇 我留心看他好久了。他告訴我，他今天到這兒來是最後的一次，以後他要去
做旁的事情，他說，這種生活已經過得够了。

馬 到底爲什麼？

蘇 我疑心是那件事，可是又不能確定。

馬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告訴我。

蘇 在我看來是心病。

馬 心病？那真怪了。

（楊棟從黑房裡出來，手裡拿着一疊新印好的報紙，放在桌上。）

楊 到底完了！

馬 已經完了？

楊 我們應當馬上把版子拆了，馬霞，你給我幫忙。非你一個人疊吧，好在剩的不多了。（改變聲調）你們這些女人總不小心，你們能斷定窗簾外面，對面街上沒有人在偵探我們嗎？

馬 （笑）我們在屋子裡既然看不見窗簾外面的街上是不是有人，那麼街上的人又怎麼能夠看得清楚我們？老楊，謝謝你！別把我們吓壞了。

楊 哼！你們放心得很哪。（向馬）來，我們快動手。

馬 (向蘇)那麼,你留神一點吧。(她與楊進黑房)

楊 (在黑房裡噓氣)曦華還不來,他再不來,真要我的命了。

(蘇非摺完傳單,一齊放進皮包裡,又把皮包放在牆角箱子上。門鈴短短地响了三下。)

蘇 噯,我的天,到底來了!

(她走到前堂去,在那裡和一個人談話,然後她帶了李曦華上來。李是一個二十二歲光景的青年,相貌漂亮,面色蒼白,略形憔悴。他把一個很重的紙包放在桌上。)

李 (搓自己的手指頭)好重!

蘇 (推開黑房的門)棟,曦華來了,居留証也帶來了。

楊 (在內)曦華,你嗎?我……再過一分鐘就來陪你。

馬 (在內) 曦華，你好嗎？你再不來，可把我們急壞了。

李 你們在裡面幹嗎？

馬 我們在拆版子，還鉛字。

李 那麼，已經完了？

蘇 (關上黑房的門，望着桌上紙包) 你帶來的什麼東西？鉛字嗎？

李 是的，這玩意重的要命。可是我還要裝着這包是點心，提着繩子做出是很輕的樣子。他媽的，日本鬼子這些天查的特別嚴。

蘇 我好幾天沒出門了，聽說外面近來更不成樣子。差不多的人都不敢在街上走。

李 可不是，就是躲在家裡，每天也要被搜查幾次，中國的老百姓每天冤枉被抓去弄死的不知有多少。(噓氣) 我這幾天腦子同胸口就像有很多毒蛇在

爬，走到哪兒都是一樣。（看着窗外）我實在太不小心，方才進來之前，我簡直沒想到在下面看看窗戶，看是不是能上來。

蘇 謝謝天！這花盆在原位還不會動過。我想我們還能夠繼續工作幾天。

李 誰說，外面風聲壞得很，到處都有漢奸，便衣隊，偵探。

蘇 我求你，今天不要在老楊面前說什麼，他今天特別的煩燥。你要換換空氣嗎？是不是要到南邊去。

李 我爲什麼要到南邊去？我要永遠留在北平，不過我今天應該同你們告別了，以後的事情怎麼樣，現在誰也不會知道，可是離開你們，又叫我很痛苦，我們在一塊兒有那麼多日子，當我心裡難過的時候，總是你們來安慰我……

蘇 到底是什麼要命的事情纏住你，把你弄成這個樣子。

（楊棟入）

李 (指桌上的紙包) 看!

楊 好, 完全了麼?

李 只缺幾個頭號字嘞。

楊 這真不容易, 真不容易! (喚) 馬霞, 新字來了!

李 這是黨大樂的居留證。

楊 謝天謝地, (看居留證) 這是北甯路局科員的證明書, 你那裡弄來的? 我心上好像去了一塊石頭一樣。房東那個混蛋, 把我弄得麻煩死嘞! (看着剛進房來的馬霞) 那個房東是我們馬霞的情人吶! (大家笑)

馬 這倒是我的好運氣。

楊 (指着內室的門) 這可憐的人整天的睡覺, 我該喊醒他, 讓他知道知道他的姓名籍貫。(楊走入內室)

馬（拿起新鉛字的紙包）到底弄完全嘞，以後用不着再瞎拉瞎扯嘞！我去把

它跟舊的攔在一塊兒。（他嘴裡唱着，跑進黑房。）

李（在屋裡踱來踱去，蘇菲望着他）鉛字鉛字，有什麼用處，白紙上寫黑字：

：一個炸彈，（高聲）一個炸彈！（過後又鎮靜）薇娜已經來過了嗎？

蘇（竭力止住笑）不，還沒有來，他一會兒就要來啦！

李你爲什麼笑？

蘇哦，不爲什麼，你等她是不是曦華，今天有什麼不對的事情，我不愛看你這副樣子。

李不要笑我。你知道，一個人被情感壓倒了，有什麼辦法。

蘇那麼你害嘞想思病嘞，真的嗎？

李謝謝你，不要同我開玩笑，我實在不好意思說出口，現在我們處在怎麼樣一

個環境裡頭。在這國破家亡的時候，所有的人都拚着命做救亡工作，可是我一個人的心，却充滿了可耻的念頭。我幾次三番的要把這可耻的念頭連根拔去，可是現在已經根深蒂固，要是把它拔去，我的生命也要跟它去嘍！

蘇 爲什麼要把它拔去吶？

李 蘇菲，你知道，在平常我還看不起這種荒謬的舉動，何況在這個時候，對於一個立志獻身給國家的人，要叫他整天爲着愛情痛苦，這是多麼難堪的事。

蘇 你真成了個大孩子。

李 也許這是一種精神病，可是有什麼辦法！

蘇 曦華，你的話同小孩子說的一樣，總之……一個女人總不過一個女人吧了，即使這就是……（她欲語又止，他們倆人的眼光遇着，過後低聲說）即使這就是薇娜，也不過是一個女人吧了，這是比方說的話。

李

（很難爲情，在屋裡不住的往來走着，過了一會兒）我們裡面每個人都情願爲國家犧牲生命，可是蘇菲，我不肯讓我的血一滴一滴零碎的流，我不肯等到愛情的火把燒得乾乾淨淨的時候……所以……

蘇

所以？

李

我要的是炸彈。

（門鈴大响，楊棟從內室跑出，急忙穿上長衫。蘇菲拍着黑房的門。馬霞出，跑入前堂，帶了房東王永同警察進來。）

馬

太太，警察來了。

警

楊先生，你應當知道現在警察局的規矩，你不能隨的留一個沒有居留證的客人。

楊

啊，原來是爲居留證來的。我有一個親戚，從天津來，他本來是在北甯路局做

事的，告假到北平來養病，他居留證才寄到，我去拿來給你看。（他走入內室，過了一忽兒，他站在內室的門口招呼警察）老總，請到這兒來（警察走過去同楊進內室）

李

（輕輕的）薇娜還沒有來過嗎？

蘇

還沒有。（走到窗前，端起花盆放在桌上）馬霞，你又忘記澆花啦，你這孩子記性真壞！

馬

太太，我馬上就來。（蘇菲不安的走進內室）好，又是你去報告警察的。

王

好姑奶奶，你別生氣，我也沒有辦法，現在不比從前啦，你知道日本人多利害，我要不去報告警察，給他們查出來，連我也不得了。我是一個天生的老好子，你是知道的。

馬

哼，不錯，我看你好得有點兒過嘍份。

王 得得，別損我了，你總有一天讓你明白明白，好，我走啦！

馬 （同他開玩笑）要是我不讓你去吶？

王 哈哈。（問李）你是新來的，你住哪兒？很遠嗎？

李 是，很遠。

王 好，我走啦，回見吧！

（王同馬鬻出，楊同警察走出內室的門，楊塞了一張鈔票在警察手裡。）

警 楊先生，您別客氣，您招待一點兒，我們也是沒有辦法，上邊的命令我們不能不照辦。從前什麼事兒還可以馬虎一點兒，現在日本人可真利害，我們沒有辦法……（出去）

楊 這個關總算過去了，他媽的。

李 （把衣盆移回窗台原處）警察已經來過，我想這兩天總可以放點心。

楊 也許這樣，可是今天很不舒服，老是坐臥不安。

（蘇菲從內室把黨大樂扶了出來。黨異常衰弱，身彎背曲，舉止艱難，聲音低小，穿了拖鞋睡衣，坐在椅子上。）

蘇 （問李）這就是黨大樂，靠了你的幫忙，現在成了北甯路局的科員了（向黨）這是李曦華。

黨 多謝你替我弄了居留證。

李 現在沒有居留證，就不能住在北平的。

黨 他們把我救出來的時候，實在太忙啦，沒有功夫想到這個。可是我得到了個比居留證更好的東西。（從衣袋裡取出一支手槍）這東西對付警察比什麼都好，我決不能再給他們抓了去。

（門鈴三响）

蘇 (起身) 薇娜來了。

(蘇菲走入前堂，同史薇娜進來。薇娜是一個二十歲光景的女郎，時時發出差不多孩子似的快樂的清脆的笑聲，當她莊重地談話的時候，她的態度又變成非常激烈。她默默的同衆人握手，恭敬的向黨大樂說話。)

史 黨先生，昨天我來這裡的時候，你正在睡覺啊，現在這兒快成了俱樂部啦。

馬 (搖頭) 哼，俱樂部，有什麼樂？

蘇 你好像很累的樣子。

史 可不是，剛才好像有一個便衣隊跟着我，我急得要命，足足繞了十七八個彎兒，才把他甩掉。我現在氣還沒有喘過來呢。(笑) 那傢伙也真笨。

蘇 你真把他甩掉了嗎？

史 當然，不然我也不會跑到這兒來告訴你們聽嘞。

蘇（向黨）這是替我們帶信的好鴿子。我們所需要的東西，都是她給我們帶來的。（問史）薇娜，今天給我們帶了什麼來。

史 這是上海的幾份報紙，還有西山來的一個通知，同西山最近的消息。傳單已經印完了嗎？

蘇 全印完了，我去包好。

史 今天把傳單帶走，明天這北平城裡頭又要大轟一下啦！

楊（看薇娜遞給他的通知書）西山的朋友們這幾天幹得很順利，他們現在進行憲兵團反正，已經進行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明天的傳單，可增加很大的影響。

史 這傳單還要帶一部份到西山去。

蘇（把傳單放在桌上）全在這兒了，你帶去支配吧！

史 黨先生，告訴我們一點兒學生軍劫監獄的事情。

黨 沒有什麼可說的，不過以前人家看不起學生，現在總不能這麼說嘞。

李 我看你還是到南邊去住些時候，你身體太壞啦。

黨 (站起來憤憤的) 你，你要我到南邊去，你以為在那兒可以安心休息嗎？現在整個兒國土都在日本人的威脅下，整個兒的民族都在受難，你要我去休息…… (一陣激烈的咳嗽，倒在椅子上。大家不安的望着他，稍停他醒過了來) 可是，我對你說，我決不會再被他們抓了去，我決不會再落在這些畜生的手裡頭。(又是一陣咳嗽，他竭力想止住，然而無效，最後他伏倒桌上。)

史 (望着他低聲說) 這樣強硬的人！

李 可是，薇娜，我告訴你，我不久就讓你知知道還有更悲慘的事情呢。

黨 (起立，微弱的說) 我要去睡嘞。日本人是人，中國人也是人，(他伸手給薇娜) 你常到這兒來是不是？

史（微笑）根據馬霞對房東的報告，我是每天上這兒來教日文的。

黨（問李）希望你以後所做的，一切都順利！（且咳且走，進內室，衆人默默的目送他。）

李（咬牙）看，這就是我們的榜樣。

史是的，可是我們更應當努力的幹，這祇能增加我們的仇恨。

李努力誰知道！

史曦華，你這話什麼意思？

李我們努力有什麼用處？！

楊你說應當怎麼樣？

李你相信他們會讓你們在這兒幹幾天說不定今天或者明天，日本人就會來把我們全部抓去。

楊 好，依你這麼說，我們就什麼事也不必幹嘞。

李 既然我們明明知道免不掉早晚會落在他們的手裡，那麼我們應當做出一點像樣的事情來才值得。

楊 什麼事情才算是像樣的！

李 口號，紙上的宣傳，也不知道鬧了多少多少年啦，事實在這兒，有什麼用？印傳單，散傳單，不知道白白的犧牲了多少人，又有什麼用？你告訴他們，日本帝國主義怎樣怎樣壓迫我們，那些身受其害的老百姓比你知道得更清楚，你要他們起來同日本人拼命，你應當讓他看見怎麼去拼，你把血流給他們看，他們會來跟你的。可是你光是白紙上寫黑字，對他們不會有什麼感動。現在我們要拿事實給他們看，給全世界看！我們的血要整個兒流，不要一滴一滴的流。

史 是的，現在的時候不是喊口號發傳單的時候，須要流血，須要拿命去拚。你的命我的命都應該的，直到中國得到最後勝利的一天，中國人的性命才能够安全。

（天完全黑暗，只有街上的街燈的光射進屋來。）

馬 最後的勝利！

史 爲了要爭得最後的勝利，一個人的生命算得什麼？在我們整個兒民族受難的時候，一個人的受難又算得什麼？我相信犧牲是應當的，流血是應當的。

李 這是你的意見？

史 是的，我們應該完全献身給國家，對於我們的弱點和個人的痛苦，一點也不要讓步！

李 可是，有一種非常熱烈的慾望，也可以使得一個人忘掉國家，忘掉全世界，要

是不把他除掉，這個人就只有死！

史 哎呀，我正有點兒替你害怕。（笑）或者有一個女人……

李 （難爲情）不，不，可是如果真是……

史 曦華，你要當心一點兒，女人對於男人沒有好處的，她叫男人變成意志薄弱，她叫男人懂得害怕……

李 （激動的）不錯，不錯，你說得不錯。是的……（取帽子）各位再見！（很快的出去。）

楊 曦華曦華，爲什麼跑得那麼快！還有幾個鉛字別忘了帶來。（他出去追，回來）已經跑遠嘞。

史 我也應該走啦。曦華到底是怎麼會事，你們知道嗎？

蘇 薇娜，你已經知道嘞，他害了想思病啦！

史 可憐的孩子，究竟是怎麼會事，他忽然要離開這兒（蘇菲向她微笑，她覺得

有點兒難爲情，把桌上的傳單收拾起）好，再會吧！

（薇娜走出，楊棟把燈開了，蘇非同馬霞默默的坐着，眼睛望着空處。楊看看他們，焦急的走來走去，稍停。）

楊 （煩燥）你們幹嗎，一句話也不說？爲什麼（打個冷戰）怎麼突然冷起來

嘞。（突然站起跑到窗前，拉開窗簾向外面街上看，馬上掉轉頭，驚慌的說）
下面有人！

（外面警笛叫，蘇菲馬霞呆呆的對視。樓梯响，楊棟將衝出門開，一個人衝進來。）

楊 （把他抓住）你是誰？

人 老爺，開開恩，讓我在這兒躲一躲，日本人要抓我！

馬 爲什麼？

人 我不知道！我家裡人全被他們抓去啦！我剛才回家，我隣居告訴我，叫我躲開。我趕快跑，可是已經給被衣隊看見了，他們就追我。謝謝你，讓我躲一躲，我是一個好人，我沒有犯什麼罪！

（外面警笛繼續响。）

楊 快走快走，我們這兒不能藏你。

人 那我怎麼辦？（人從窗戶往外看）這底下沒有人，我從這兒爬下去！（開窗戶，往下爬）

（楊跑到窻前看他。）

蘇 他怎麼啦？

楊 （回身關上窻子）他逃掉啦！

楊 怎麼大門沒有關上，他怎麼進來的？馬霞你去看看。（馬下，再回來。）

馬 他是從隔壁陽台上爬過來的，大門關得好好的——我看，曦華的話是對的，我們到西山，同他們一塊兒去幹游擊隊去吧，早晚總是一死，不如死得痛快！現在這兒的事情沒有結束，還有工作要做，有什麼辦法呢？

楊 （楊慌忙的側耳細聽，蘇菲馬霞望着他吃驚。）

楊 （嘶聲）那兒……他們已經到門口嘞……我們完啦！（蘇非同馬霞跳起來，槍聲亂鳴，他們三人互相望着，眼裡充滿恐怖。）

黨 （從內室出來，急急的說）好，來了，我自己用一顆子彈（取出手槍）其餘五顆留給你們再見吧！（他走入內室，門開着，門鈴聲又大作，同時有人猛烈的敲門。）

楊 把門鎖住！（他跑入黑房，拿了许多的文件出來，用火柴點燃。外面可聽得有

群人在推門，門給打破，人衆進入前堂。）

楊

馬霞，快拿開衣盆！（馬拿開衣盆，很多警察便衣隊和兩個日本兵衝進來，馬手裡的衣盆落在地上打碎。馬，楊，蘇三人被警察抓住，同時內室槍聲一响，聽得有人倒在地上。）

日兵 搜：

（幕閉）

第一幕

薄暮時候，一條僻靜的胡同，只有近舞台左首有一個小門，以外別無人。舞台正面是一排竹籬，竹籬裡豎着一根街燈柱子。竹籬外圍着一道河，河身很狹。近籬的河岸有兩株柳樹，從籬的孔中隱約可見河的對岸，入夜時可見對岸的燈光。暮開時河水映着晚霞，一切靜靜地，只有雀鳥歸巢的噪聲。

稍停，小門的門開了，李曦華同着紗廠經理，中學生，葛志高，醫生等出來。紗廠經理卅歲左右，面肥身短，面貌忠厚，中學生十九歲，言語激烈，說話愛做手勢。葛志高穿工人衣服，態度沉重。醫生戴眼鏡，面貌莊重。

中
(一面說一面走)我再說一遍，我們不能再忍下去了。北平的中國人每一

天大批地被屠殺，被侮辱，印刷所的三位朋友被殺害了，現在我們是處在天日無光的環境裡。西山游擊隊的朋友們已經拚着命去幹，而我們呢？整天鬼鬼祟祟地開會，計劃，到底做出什麼事情來？

葛（四面望）低聲一點，你嚷什麼？仔細讓人聽見。

李這到不要緊，這地方背靜得很，輕易沒有人進來。外面是河，人也不能走過。對了，張大夫，方才你還沒有說完，印刷所的三位朋友是怎麼死的？

（他們停住脚步。）

醫叫做馬霞的那位女朋友受了很大的侮辱。日本鬼子來查監獄，看她長的漂亮，藉照檢查她身上，把她衣服全脫光。馬霞氣的罵起來，要拼命，那個日本人當時就用手槍把她打死。

中（熱狂地）你們聽，你們聽！你們還能忍受嗎？

李（痛苦）唉，馬霞！這會是真的嗎？

醫 楊棟是被他們硬逼着他招出北平城裡還有多少作抗日工作的人，姓名同住址。楊棟不肯說，他們用鐵練子燒紅了纏在他身上，又用麻繩浸透了花椒水抽他身上。像這樣足足地審了三晚上，他受了三晚這樣的刑罰，混身都爛完了，在第三晚上就死在監獄的法庭上。

中（怒叫）這是什麼世界！

醫 楊棟的太太蘇菲聽到了他丈夫死的消息，找到了一塊玻璃把喉嚨割碎，死了。

李（拭淚）老楊，蘇菲！你們……（咬牙）你們怎麼死得這麼慘！

（衆人都很痛苦，呆立不語。）

葛（半晌開口）經理先生，錢的問題怎麼樣？

紗 有一個不知姓名的人送了兩千塊錢來，聲明是送給西山游擊隊。我想這兩天可以弄到一筆款子，我的紗廠日本人要逼着我賣，我寧可把廠裡的機器毀了，可是房子同地皮已經被他們強佔了去，我現在只能收到一點賒，一個禮拜內我可以交出來。

李 憲兵團反正的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了？

葛 還有些小的阻碍，可是不到半個月一定有結果。他們的計劃是西山的朋友們同他們要裡應外合地大幹一下。

李 準有把握嗎？

葛 我想不至於幹不起來，中國人的心並沒有死，中國人的胆子并不小，這些日子受的壓迫太利害了，只要有人點着這根火線，沒問題地會大大爆發一下。

李 那麼今天的事情？

中 什麼事情？

李 我說的破壞「平津反戰同盟會」的事。

葛 那已經全部準備好了。他們今天上午還聚會了一次。有二十個朋友作這一次事情的犧牲，我想至少可以炸死幾個大漢奸。我寫了一封信給日本人的忠實走狗，那個警察署長桂玉馨，告訴他，他應當明白自己是個中國人，應當顧念一點中國的同胞，如果一星期內有什麼破壞漢奸日本人的機關的事情出來，叫他不要太拍日本人的馬屁，辦事不要太認真。——我信上說是一個禮拜，好讓他想不到事情就出在今天。他就是防備也來不及。哼！今天晚上他最好少賣點力氣，不然的話，後天晚上就有他的一場告別戲。

中 什麼告別戲？

葛 他的相好，那個唱戲的崑角粉牡丹後天晚上在新民大戲院唱臨別紀念，拿

手好戲，他一定要去捧場。

紗 不錯，桂玉磐還要娶粉牡丹做姨太太呢。

李 (問葛) 你預備怎麼樣？

葛 我知道他準會到的，可是戲院門口一定戒備得很嚴密，可是他的車子要經過西單牌樓或者西四牌樓。(沈重地說) 我已經決定來作這件工作。

李 可是至少得兩人才行，一條街一個，(興奮) 我守一條街，讓我去！

葛 (嚴肅地) 你這條命我們還要你留着作別的用。

醫 年輕的人，不要太狂熱了，你這種狂熱的腦子，會妨害整個工作的。我們應當忍耐的時候，必需要忍耐的。

中 (高叫) 忍耐？還忍耐到什麼時候？我實在忍耐不住了！

中 (極力鎮靜，但聲音不免微顫) 你們不要鬧，這事還應該我去。我的生命早

已經獻給了我們的國家，可是你們看，我現在弄得一點用處都沒有了。（他突然停住，過了一刻，又懇求地）我求求你們，不要再拒絕我，我來做這件事，不然我現在什麼工作也不能作，你們相信我吧！我決不會誤事的……你們向來明白我，我願意作這件事。

（葛默默地握着李的手。）

紗 錢，可恨的錢！

葛 經理先生，不要怨恨，沒有你去想法錢，我們還能作什麼事呢？你對國家的供獻并不下於我們。

紗 我安安稳穩地看着你們一個個去犧牲性命，可是我只犧牲我的錢——錢，錢算什麼東西？我怎麼同你們比？我真難過！我太渺小，太渺小！

葛 你這個人真沒辦法好，我該走了。（問中）我們一會兒再碰頭，傳單請你準備

好，今晚上他們去破壞「反戰同盟會」的時候，傳單要同時散出去。你馬上來吧。曦華，再見，經理，大夫，我們一塊走吧。

（醫生經理及葛下。）

中 我也要走了。可是曦華，我也要告訴你一件事，昨天我把你這兒住的地方洩漏給一個人了。

誰？

中 李 史薇娜。

李 （急忙關心地問）她？你同她談了什麼？她好嗎？

中 自從印刷所被破壞了以後，她就不能不躲起來，她如今住在她姑媽的家裡，她在那兒到很安全，所以她昨天敢冒險到委員會來。她問我你的消息，我就把你這兒的地方告訴了她。

李 你爲什麼要告訴她？

中 她很殷勤的問你嗎。

李 (驚喜) 她殷勤地問 (沈思)。

(丁大媽從小門出來)

中 丁大媽，你好？

丁 你也好？要走了嗎？怎麼不多坐一會兒？

中 (問李) 這位丁大媽就像高爾基寫的母親一樣。她真幫了我們很多的忙，傳消息，送傳單，她比什麼人都作得好。丁大媽，你還得好好招呼我們這位李先生，同你兒子一樣地看待他。你本來就像我們大家的媽媽。

丁 你快別這樣說，把我老婆子給折死了。我這個老廢物什麼用處也沒有，只能幫你們跑跑腿，招呼你們。

中就這樣你的功勞就不小了。

丁（嘆氣）唉，什麼功勞？我真恨死了那些日本鬼子，天爺爺要是有眼睛，怎麼會讓這些鬼子把我們欺負成這樣！我作了三個東家，都是世上頂好的人，可是全被日本鬼子害死啦。（傷心）楊先生，楊太太，馬小姐，死的多麼慘！還有從前那位周先生，小平的爹爹媽媽，（忿恨）我恨不得同他們拼了這條老命！

中 丁大媽，你不要難受，那些日本鬼子得不了好報應的，你等着瞧吧！連你丁大媽都這樣肯拚命，我們中國不會沒有翻身的日子。——好，我還有好些事哪，再見吧！（下）

丁 李先生，晚飯預備好啦，您去吃吧。

李（還在呆想）我現在不餓，大媽，你同小平先吃吧。

丁（看着李，半晌）李先生，今天您好像有什麼心思？

李 (強笑) 沒什麼，大媽。我只覺得有點兒氣悶，想在這兒多耽一會兒。你先去吃飯吧。

丁 我已經看出來了。從前我伺候的那個周先生也同您一樣，常常地一個人發傻。我真不懂，你們年青的人心思怎麼這麼多？

(小平從門裡跑出。)

平 大媽，我找了你半天，原來你躲在這兒。

丁 小平，你餓了嗎？走，我去弄飯你吃。

平 李先生呢？

丁 李先生他不餓，耽一會才吃哪。

平 那我也耽一會兒再吃，我也不餓呢。

丁 好，那我先進去了，你們一會兒就進來吧！天快黑啦。(欲進去。)

李 大媽，如果有一位女客找我，就請她到這兒來。

丁 是啦。（進門。）

平 李先生，我也找了你半天。

李 小平，有什麼事嗎？

平 我聽說他們今天晚上去散傳單，真的嗎？

李 你問這個幹什麼？

平 （忸怩）我也想……去。

李 你小平，你太小了，不能作這樣冒險的事情。

平 不，您以為我不會作是不是我會哪？我把傳單藏在這衣服裡面，他們不會注意我這個小孩兒的。一得空，我就扔出幾張，漿子瓶藏在這口袋裡，我抹在手上，很快地就可以貼在牆上——你信不信？不信，我試給你看。

李 (感動地抱住他) 小平，好孩子！我知道你能作，不過散傳單這工作沒多大意思，等你再長大一點，你可以抗着槍桿同日本人拚命去。

平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？我今天才十三歲。李先生，你讓我去吧，我現在作一點事，就像替我爸爸媽媽報了一點仇。(要哭) 還有楊先生楊太太馬小姐，他們還答應教我怎麼替我爸爸媽媽報仇，可是就在我認識他們那一天，就被日本鬼子抓了去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你告訴我，他們怎麼死的？

李 都死的很慘！

平 李先生，爲什麼我這麼大就不能同日本人拚命？要我大了，那得等多少時候？李先生，我等不了那麼多時候。(拭淚。)

李 小平，別着急，別難受，過幾天我一定替你找一件你能作的事情。你現在去吃飯去吧。

平 (躊躇，很難過的樣子)

(丁同着薇娜從小門出來。李見她，急向前同她握手。小平還在發呆)

丁 小平，進來吧。秋天晚上涼，快換件厚點的衣服去。(攜小平下)

史 你想不到我會來吧？

李 (憂鬱地，熱情地) 我早已等着你了。

史 (笑) 等着我沒的事。(指着他) 你又不是算卦的，算定了我今天會來。

李 這十天來我就不停地叫着你。

史 我怎麼沒聽見。(皺眉) 這幾天我藏的地方真叫我受不下去了。你想想，那天我照常到印刷所去，望窗子上，一看，窗台上沒有花盆，幸好門口沒人，我回身就跑，一直到委員會去，在那兒才知道出了事情。我又聽說桂玉磐那個漢奸在滿城的搜捕我這位教日文的女教員。聽見這個消息，我趕快回去收拾東

西，告訴房東說是到天津去，我可一直搬列西單牌樓我姑媽的家裡。

李 西單牌樓？

史 是的呀。幹嗎你這樣大驚小怪？

李 離新民大戲院不遠嗎？

史 很近，轉拐就是。我們從樓上窻戶口就可以看得見戲院。我的姑媽看見我非
常高興，她問了我很多天津的情形。這位老太太一點兒也沒有疑心我已經
在北平耽了這麼久。我那位姑丈作了治安維持會的委員，自然也是一個漢
奸，不過他還起不了什麼大作用。我常常自己好笑，不過我在那兒倒是挺保
險，可就是整天閒着，不能做一點事，也不知道外面的消息，也不知道朋友們
的生死存亡，把我悶的真難受。到底我實在忍不住了，就又跑到委員會去，在
那兒我才知道你還在這兒，才知道你的地名。

李 (熱情地) 薇娜, 你今天不同平常一樣了。

史 (溫柔地) 我對我自己說, 那個人不知道在哪兒? 一定也同我一樣地在受罪, 一定的。

李 那麼你今天來不單是爲了國家大事, 不單是爲了我們的救亡工作?

史 (搖頭) 曦華, 我想整整有十天我們沒見面了。你覺得日子長不長?

李 (惶惑憂傷) 薇娜, 別同我開玩笑。蘇菲說過……

史 蘇菲怎麼把蘇菲也拉上了蘇菲說什麼?

李 (忍住) 沒有什麼。(他煩燥地踱着)

史 蘇菲, 可憐的蘇菲, 老楊, 馬霞……這時候他們不知道怎麼樣了? 我一點消息都不知道。曦華, 你知道嗎?

李 (恨恨地) 哼! 管他呢!

史 (驚) 曦華, 你說什麼?

李 (痛苦地) 薇娜, 你說過的, 一個人應當把自己完全獻給國家, 人的感情, 人的感情又要它幹嗎?

史 曦華, 你今天怎麼了? 老實說, 我不認識你了。

李 你覺得奇怪嗎? 不久你就會明白了。

史 曦華, 你爲什麼住在這兒? 這兩天日本鬼子搜查得更緊了, 你要是暫時沒有工作, 不防離開些日子。不然, 白白地犧牲又何苦哪? 真的, 你在這兒真太危險了。

李 我本該早同老楊他們一塊兒被抓去了。因爲……是……若不是爲了……爲了什麼說呀!

李 要不是爲了……你……

史 (出其不意地吃了一驚，半晌，低緩地) 要不是爲了我？

李 是……不然，我決不會離開印刷所的。

史 曦華，你真叫我擔心，你現在爲什麼弄成這個樣子？

李 你爲我擔心？

史 (悲哀) 啊，你爲什麼這麼說？

李 一個人應當完全獻身給國家，對於什麼都不要讓步，這是你說的。

史 唉！你爲什麼這麼殘酷？

李 殘酷(苦笑)

史 (忍淚) 曦華，曦華，你真不知道你給我的痛苦多麼大！

李 (後悔，不安地走來走去) 薇娜，你不要怨我，也不要難過！你看見站在你面前的另外一個人，不是什麼李曦華……(恨聲) 唉，從前的李曦華變成什

麼樣子了？

曦華，你怎麼這麼狠心？

李 不是狠心，是我的心變了樣子了，我要把它改變過來。（絕望的叫）從前的李曦華到什麼地方去了？（坐在石上，將頭伏倒。）

（天漸暗，街燈亮了，對岸的燈光也漸現。一群雀鳥亂噪飛過。）

史 （走到李身旁，撫他的頭）曦華，曦華，你心裡還有什麼事？怎麼苦成這樣？

…曦華，你鎮靜一點，曦華，你醒過來呀！

李 （閉着眼睛）啊，不要把你的手拿回去，你的手在我頭髮上是多大的安慰。

（突然睜開眼要說什麼，又停住，只喃喃低喚）薇娜！薇娜！（他拉住她的手，把牠們慢慢拿下來，也撫他的臉，一直撫到口邊，虔誠地吻着）薇娜，你把我……把我的心變成什麼樣子了……（他放了她的手，站起來，狂熱地走來

走去)不要怨我,不要笑我,……可是,你願意笑,就請笑吧,沒有什麼關係,現在我什麼也不怕了。我曾經極力的同我的心奮鬥,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。從前我天天要在印刷所碰到你,每一次的見面就是最苦的刑罰,所以我不能不逃開,我想免掉這苦刑……可是還是沒用處……如果這就是愛情,不這簡直是地獄!

史

(感動)曦華,來! (對着他臉上含着溫柔地微笑,他到她的身邊。她舉起雙手,抱住他的頭,溫柔地)那麼你清醒過來吧! 還回到從前那個驕傲的鐵漢子李曦華,恢復你從前那樣的精神。如果我把(低聲)我獻給你,你就能够恢復過來嗎?……曦華,我永遠是你的……(她慢慢放下他的頭,一面自己也俯下去,半晌,她放開了他,兩人默默凝視着)傻孩子! 你為什麼不早說? 為什麼你居然等到這麼久?

李 難道你沒有猜到嗎？我整個的精神整天整夜地圍繞着你。

史 那麼你也受够苦了？

李 (如夢初醒) 這是你嗎？薇娜，這真是你嗎？……啊，爲什麼我應該受這麼大的

痛苦？爲什麼這日子來得這麼晚？……(極力驅散另一件事的痛苦) 可是你

已經是我的了，還管其餘的事做什麼？

史 沒人會相信，平常這麼驕傲的曦華，會有現在這樣子。(笑)

李 薇娜！

史 像我們一向把生活看得很嚴肅的人，今天也做出這樣子來，別人知道了，不

知道會說什麼呢。

(兩人都笑)

(對面岸上送來人羣的鬧聲)

李（不安凝視着她）啊，薇娜……我的薇娜！（他閉住眼睛，對岸的聲音更大

了）不要離開我！不要離開我！

史（驚疑）曦華，不要响，那面街上又出什麼事了？（側耳細聽。）

李 今天晚上有二十個人去「破壞反戰同盟會」，現在時候已經到了。

史（驚）我怎麼一點不知道！可是，街上爲什麼亂得這麼利害？他們成功了沒有？

我到胡同口去看看！（鬧聲增高。）

李（抱住她）不，不要到那兒去……薇娜，不要離開我……

史 曦華，我就在這兒看！（她吻他的前額，起身）你也過來。（她從籬孔向對岸

望。）

（鬧聲更利害，隱約幾聲鎗响。）

史 哎呀你聽！

(李驚跳起來，同她立在一處凝神聽。)

(對岸有火光，像有什麼建築物燃燒了。鎗聲更清楚。)

李 開槍了，他們衝突起來了。看，那個火光，反戰同盟會就在那個方向，他們的破壞成功了！

(外面忽有隱約的歌聲，歌聲漸大也漸清晰。)

李 (驚)什麼唱歌的聲音？

史 (難過)一定是他們被抓住了，不然不會唱歌的。

(歌聲漸近，夾着人羣的噪聲，又一排槍响。)

李 薇娜，(緊緊抓住她。)

史 (含淚)又犧牲了二十個朋友！

李 (抱住她)我冷，我冷，靠近我一點。我，我不願意失掉你！……我們不能分開，

不能分開……

(丁大媽瘋狂地自小門奔出。)

丁 (哭喊) 李先生, 李先生, 小平被打死了, 全身被刺刀刺爛了。

李 (大驚) 什麼? 小平?

丁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偷了好些傳單跑了出去, 在街上被打死了, 他身上還有沒散完的傳單呢。小平, 小平, 你這孩子……

李 在哪兒?

丁 他們把他從前門抬進來的。

李 我去看看。(丁痛哭入, 他將要進去。)

(葛志高自胡同那邊走來。)

葛 曦華!

李 (回頭看見) 哦，志高。

(兩人站在胡同邊低聲談話。)

葛 時候到了，輪着我們動手了！

李 (應聲) 時候到了！

葛 去破壞反戰同盟會的朋友，當場被打死十一個，其餘的全被抓去了。街上走的老百姓被冤枉打死了許多，街上滿街都是血……我們的日子是後天……

李 (痛苦地) 後天，後天……

葛 你不願意嗎？

李 (畧停，忍痛決絕地) 不是。

葛 怎麼？

李 沒有什麼……那麼，一定後天。

葛 你担任那一條街？

李 我担任單牌樓。

葛 好，隨你的便，一切都會替你預備好，祝你成功！再見！（兩人握手，葛下，李呆立着望着葛的背影。）

史 （輕輕走近他）什麼事？

李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……一件不相干的事情。

史 可是你在發抖，曦華？

李 不要响，你靠近我，不要離開我！

史 曦華，你鎮靜一點！

李 你守着我，我們不要分開……不要分開……

史 你閉上眼睛，睡一會兒吧！

李 我只要一會兒，一會兒，同你在一塊兒——

史 睡吧，可憐的……

李 我只要一會兒，一會兒……

史 別說話，靜靜地……

(幕)

第三幕

劉維奇家的內客廳，左邊有一張桌子，幾把椅子，一張小沙發，桌上放着茶壺茶杯，一瓶酒，幾個酒盃，一些點心。右有一張舊式的長條桌，上面有一張照片，一對燭台，一瓶花。左右各有一門，靠裡有一排窗子，共有三扇窗門。

這是晚間。劉太太，馬太太，戴小姐，史薇娜四人在用茶點。

馬 史小姐，你來北平很久了吧？

劉 你來了兩個禮拜了是不是，薇娜？

史 是的，算起來真有兩個禮拜了，姑媽，在您這兒，日子過的真快。

馬 你在這兒住的慣嗎？

劉 她很少出門，整天就在家裡。

史 我在家裡耽着很好。本來我這一次是特地來看我姑媽的。

戴 不錯，還是在家裡耽着好，現在真不敢出去，滿街都是日本兵，朝鮮浪人，動不動就攔着人檢查，還常常開槍打死人。不然的話，現在正是菊花開的時候，北海，中央公園，頤和園……多好玩！

（戴與薇娜還在談話。）

劉 （向馬）她不願意出去，只有這幾天一個同她一塊兒從天津來的女同學病了，她才不能不去看她……那女孩子怪可憐的，生了病也沒人管，所以前天晚上薇娜守着她，直到夜深才回來。我真担心哪！那天晚上可巧就是反戰同盟會被扔炸彈，滿街鬧得不成樣子，不知道冤枉死了多少人……呀，真可怕！

馬 直到今天還在鬧哪。

劉 怎麼？

馬 那些日本人挨家挨戶一天搜查幾遍，沒有一家不受害的。

劉 (憂急) 屢，這怎麼得了哇！

馬 街上的住家，只要是能走得動的，全往南邊搬了，每天車站上擠不動的人，就賸下那些窮得實在動不了的，還有的就是那些漢……(忙改口)就是現在在同日本人一塊做事情的人。北平城裡，老實說，真沒法耽下去了，我們等南邊親戚的回信來了，也就得走啦。

劉 唉，你一走，我以後連能談談話的人都沒有啦。可是又不能勸你不走……

(她們倆人仍繼續談，不過聲音漸低。)

史 (站在窗前，向戴) 我從前每到放假的時候，就到這兒來看我姑媽。

戴 現在天津的大學，不是都被日本人燒了嗎？

史 所以我才到北平來。

戴 咦，好像上個月我在街上看見過你。

史 (畧覺爲難) 你大概認錯人了，我只來了兩個禮拜。

馬 (望着窗外) 站在這兒，可以望得很遠。

史 是的，這兒可以看得見單牌樓整條街，新民大戲院也看得很清楚。

馬 啊，你看這一連串望不盡的電燈，可是街上變成這樣的淒涼，我一個人晚上真不敢在這街上走。

(戴仍向窗外看。和劉太太談話的馬太太在畧爲遲疑之後，便小心地從懷裡摸出一張摺好的印刷品。)

劉 (驚奇) 什麼東西？

馬 別響！輕一點兒！這就是鬧事的那天晚上在我家門口檢着的，特爲帶來給

你看。天保佑！要是給我們表爺知道了，那還得了！咱們看完了，就把它撕了吧，攔在身上真是担心。

劉 這又是傳單嗎？是不是西山義勇軍發出來的？

馬 就是那天晚上他們到反戰同盟會扔炸彈發的宣言。饒日本鬼子這麼利害，他們還散的滿街都是。

劉 快拿來看看，你已經看過了，讓我看吧。

（她正拿過來要看，忽然聽見了丁太太在外面說話。）

丁 （在外）劉貴呀，你們太太在家嗎？……喲！這屋子怎麼這麼靜悄悄兒的，好像

一個人兒都沒有似的。（一面叫着一面走進來）劉太太在哪兒哪？來客囉！

（馬急忙將傳單藏在懷裡。丁太太年紀在三十五歲左右，可是打扮得很年輕，舉止輕佻，言語迅速，進來坐下就不住口地喝茶吃點心，而且還做出很驕

傲的樣子。

丁 喲，馬太太，還有戴小姐，你們姊妹倆都在這兒。

劉 （介紹薇娜）這是我的內侄女，從天津來的。

丁 （向史等點頭招呼，便坐在桌子面前，劉太太遞了一盃茶給她）哎喲！我剛才在街上碰見一件事兒，告訴你們幾位聽聽。說起來都叫人不相信，你們猜是怎麼回事兒？

劉 （不能不答她）什麼事呀，丁太太？

丁 這件事兒呀，氣的我到現在氣兒還喘不過來。（用手撫着胸口，喝一口茶）我一個憲兵隊長的隊長太太，居然在街上被他們給扣住了，不讓我車子走過，說是要檢查他媽的！大概是那些日本鬼子閒的太難過啦，找着我來開心哪。你們看我，我這樣兒有什麼可疑心的地方唔？也許他們看我像個女學生：

馬 (忍不住插口)你像女學生?

丁 要不他們爲什麼要檢查我呀?你們想想看,一羣日本兵圍着我,要搜我身上,還問我有沒有錢,可把我氣壞啦!幸虧來了一個中國憲兵,才告訴他們我是一個隊長太太,你們猜怎麼着?他們馬上就換過一付臉子,客氣得不得了,還跑出來一個年輕的日本軍官,對我打招呼,噤哩咕嚕的說了好些道歉的話:

……

劉 你懂得日本話嗎?

丁 (不高興)我雖然不懂日本話,可是那意思我總看得出來呀。人家都說日本只有女人長得好看,日本男人全長的醜,可是那個年輕的軍官可真漂亮,個子也不矮,大概是個西洋種,他的兩隻眼睛還一死兒的盯住我,倒弄得我怪難爲情的……真討厭! (她又喝一口茶,綏綏氣)這傢伙長的真漂亮,可

惜我……（猛然頓住口，自己知道話說得不對了，連忙改變聲調向劉）哎，喲劉太太，你怎麼老不到我家裡來？我真怪想你的。我只能在這兒坐一會兒，我還要到新民戲院看戲去哪。

劉 維奇今晚也要去。

丁 那麼劉太太你不去嗎？

劉 我今天不大舒服，頭痛，而且票子也買不到了。維奇是同他們衙門裡那一夥人一塊兒去。

丁 今天晚上的戲好着哪。你不去真可惜，是粉牡丹的臨別紀念，她就要上滿洲國去唱去啦，那個警察廳長桂玉磐可把她迷的不得了，聽說粉牡丹從滿洲國回來，就要嫁給老桂做姨太太了。

（劉維奇上，四五十歲光景，鼻子深紅，他已經喝醉了。）

維 (向衆打招呼) 哦, 丁太太, 馬太太, 戴小姐, 啊啊, 請坐!

丁 劉老爺, 聽說您今兒晚上也要替粉牡丹捧場去?

維 桂玉馨的面子, 不能不去, 到不是替粉牡丹捧場, 爲的是替老桂捧場, 我們這幾個人就定了八個包廂, 送了十個花籃, 今兒晚上這位桂廳長的面子可真作足了。

丁 (撇嘴) 我看粉牡丹長的也不算好看, 下了裝好像比我還老。

維 這就叫做「情人眼裡出西施」, 你說她不好看, 老桂把她看得同天仙一樣, 他喜歡她, 咱們就得跟着捧她。

史 不捧她又有什麼要緊呢? 不過是一個唱戲的罷了。

維 (不高興地望了她一眼) 這是官場上的規矩應酬, 你們女孩子懂得什麼:
: 你們知道北平這地方是歷代政治的中心, 多少年來的政治活動, 都少不

劉 維

了娼妓同唱京戲的唱崑曲的這些人在裡面點綴，很多的政治變幻的背景，線索都在這般人身上，你怎麼能小看他們？……現在這般年輕人，動不動就罵我們腐化，他們在學校裡唸書，難道歷史都沒有讀過？連這個都不知道？而且不明白一個朝代有一個朝代的變幻，從前金朝和元朝入主中原，中國不是好好的在着嗎？整天嚷嚷什麼愛國，……抗日抗日，把自己的小命抗了還不算，把地方攪得雞犬不寧，還罵我們是什麼漢奸，他媽的，這般年輕小子我提起來就來火！（斟滿一杯酒。）

不喝點茶嗎？

不，我不要喝茶。（飲乾）哼！現在北平全虧了老桂，要不是他，我們更沒有太平日子過了。像前天晚上鬧那件事，喝！他們敢拚命去丟炸彈，被老桂一網打盡，一個也逃不了。日本人都稱讚老桂是個幹才，他真行嗎！他媽的這些學生，

什麼時候斬盡殺絕，這天下才能够太平。

史 可是姑丈，愛國并不是壞處呀。

維 （掉過頭望着她）怎麼你也這麼糊塗？你要不是我的內侄女，我也要和你同他們一樣的看了。（史裝出不在意的樣子，只管低頭和戴在看照片。劉維奇便掉過頭，和太太們說話，聲音很低，爲的是怕薇娜等聽見。）聽說這些鬧事的學生，後面都有共產黨在指揮。（他又斟一杯酒。）

劉 真的，我看你還是喝茶吧。

維 （生氣）不，我喜歡喝酒。（飲酒）像老桂這樣人真不可少，地方治安，維持秩序，全靠着他。

馬 這麼好的秩序！爲什麼街上常常打死人？像前天晚上，不知道冤枉死了多少人，滿街都是血。

維 這有什麼關係！死的都是那些不安份的傢伙，再不然就是那些窮要飯的，這些人活着也沒有用處，死了也不要緊。

馬 聽說這些日子挨家挨戶的檢查，沒有一家不受害的。

維 可是馬太太，要是再不檢查得兇一點，我們更沒有好日子過了……前天晚上出事情，昨天晚上爲這個開會，兩晚上我全沒得着好睡，弄得我真累，頭也有點昏……噯，真混帳！（又斟酒）

劉 你喝點茶不更好嗎？

維 （粗暴地）討厭！總是你的茶，我要喝酒。

劉 你不是還要去看戲嗎？

維 我的好太太，我的酒量你還不知道？這點酒就能把我喝醉了嗎？哦，我剛才說的是什麼？（略停）哦，對了，說的是那般混帳學生，前天晚上被抓起來，他們還

在街上唱歌，還喊喊口號，什麼打倒漢奸，哼！要是沒有我們這般漢奸，那北平城還成個什麼樣子（飲酒）越說越叫我生氣！

丁 我也聽說，學生裡面有很多共產黨，那些共產黨，男人頭上全紮着紅布，女人頭上紮的是綉花的紅綢子，啊，是不是，劉老爺？

劉 那我到沒聽見說。不過他們那裡面的規矩……噯，那簡直不是人！

丁 怎麼？

劉 當着你們這些太太，我不敢說。

丁 說呀！劉老爺，怕什麼說呀！

劉 （埋着頭低聲）他們主張公妻。（連忙回頭望望，怕薇娜等聽見。）

丁 哎呀！這叫什麼話呀？我的天老爺！

史 （走近）姑丈，你還在罵那些學生嗎？

維 啊？不錯，不錯，時候不早了，不去談那些混帳學生了。

丁 (看錶) 我們該上戲園了。

維 好，一塊走，一塊走。

(兩人起身預備出去)

丁 劉太太，你有三個月沒到我家來了，還是我先來看你，你真好意思好！馬太太，戴小姐，史小姐，再見了！劉老爺，走吧。

(丁先出去，維奇忙飲乾最後一杯酒也，跟她出去。)

史 姑媽，這麼一位漂亮太太，你怎麼忍心三個月不去看她？

劉 算了！她不來擾活我，我就感恩不盡了。我很疑心她，她會叫人到這兒來檢查。

史 這兒？他們怎麼能來這兒檢查？而且又能檢查出什麼來呢？姑媽，你說的是什

麼意思？（馬太太伸手進懷裡摸索，不安地向四面張望。）

劉 對了，馬太太，快拿出來吧，趁這時候讓我快看看吧。

（馬取出傳單，劉太太站起來，跑到門前把門鎖上，然後回來拿過傳單仔細地看，薇娜戴小姐也走過來同看。）

劉 （讀）北平抗日敢死隊宣言：我們的同胞……（以下聲音低促，不能聽見，只有她面上表情漸趨緊張，激動，最後不能忍耐地叫起來）真的，我們中國人現在受的是什麼罪？為什麼能够這麼忍耐？可是，可是我們這些女太太整天被關在家裡，能作什麼事？我們得想法幫助他們。（沈思）聽說他們經濟很困難，（起來將錢袋尋到手中）可是他們在哪兒哪？怎麼給他們送去？到哪兒去找他們？（難過，入沈思中。）

（室中沈默片刻，大家都很難過的樣子。）

馬 (歎了一口氣，起身) 時候不早，我該走了。劉太太，我明天再來看你吧。妹妹，

我們走吧。

(馬戴向她們告別，要走出去，但門已經鎖上，劉又去取了鑰匙，開了門，她們倆人走出。劉與史留在屋內，彼此默默相看，半晌。)

劉 薇娜。

史 姑媽，什麼？

劉 (起先用不安的眼光望着薇娜，好像有什麼話要不由自主地吐出) 薇娜，我應該告訴你……

史 (極力鎮靜) 什麼您要說……

劉 我……(急語) 他們藏了好些東西在我這兒!

史 (驚) 什麼姑媽誰藏了什麼東西在您這兒?

劉 他們，那些學生，藏了很多東西在我這兒，在那邊，我櫃子裡。

史 （驚喜跳起來）我的好姑媽！你真太好了！你不怕姑丈知道嗎？

劉 我鎖起來了，他找不到的。（突然恐怖）可是現在搜查得這麼利害，我很害怕

……

（外面有人輕輕敲門，劉開開門，一個女工模樣的青年女子進來，手裡拿着一個洋貨店的大紙盒。）

劉 （驚訝）你是誰？

女 您是劉太太吧？

劉 我就是。有什麼事情？

女 有個張素嫻，本來是她到您這兒來的……

劉 （驚）她怎麼啦？（女望史，遲疑不語）不要怕，你說！

女 (悲聲)張素嫻被捕了。

劉 (悲痛)什麼她也被捕了天娜! (仔細地看女)你到這兒來,你也是……?

女 是的。

劉 那麼你今天來是拿回那些東西的,拿去吧,快點,我很怕……

女 不,我又帶了些來,這盒子裡面。

劉 可是我不能再替你們收起來了。可憐我吧!我不能再留下,現在到處搜查得這麼利害……

女 可是,叫我們怎麼辦呢?近來我們就的地方更不安定,每天都要躲來躲去,只有放在您這兒還比較穩當……

劉 哎呀,我真怕!這些日子我夜裡睡都睡不着,老是提心吊膽地。

女 劉太太請您留下吧!只有這一次了。我們的朋友,死的死了,被捕的被捕了……

劉

（內心鬥爭，半晌）那麼，那麼就留下吧。（女感激地握她的手。她又突然想起）張素嫻被抓去了，他們會逼她招出來的……不，我不能够，我不能够！

女

劉太太，您放心，難道你還不認識我們這般人嗎？（興奮）日本人雖然狠毒，可是沒有一種狠毒的刑罰能叫我們屈服的。（她要走出，史急忙到她面前默地和她握手。女出。）

（史突然跳起，抱住劉的頸項。）

史

姑媽，好姑媽，我多麼愛你！

劉

薇娜，你快把我悶死了。

史

姑媽，你多麼好啊！

劉

你這孩子要瘋了！（轉身立窓前，向外看）你看，桂玉馨的車子才打單牌樓來。

史 怎麼來的這麼晚？

劉 他是只看粉牡丹一個人的……看他下車了。

史 喝，這麼多衛兵。

劉 現在在北平的漢奸，只有他一個最紅了，因為他頂會拍日本人的馬屁，對於自己中國的同胞，手段也最毒辣。

史 （她掉過身子不看窗戶）這種大漢奸，要不除去他，我們的抗日工作是不容易達到的。

劉 （驚）「我們的抗日工作？」薇娜，你也在裡面工作嗎？

史 姑媽，你也是，我也是，僅僅爲了我們受難的國土，受難的民族，可憐連自己人對自己人都不能說實話……有人按鈴，這是誰呢？

（門鈴聲短短三响，一種特殊的按法。）

劉 (驚)等我去看。(她出去又走回來)薇娜,一個年輕人,要見你。

史 這是我們的朋友,姑媽,不要怕。

(門鈴又响)

劉 薇娜,薇娜,小心點!我怕得很!我應該走開嗎?是不是?

(劉進去。李曦華入,他慢慢地走進來,臉色慘白,裹着一件大衣,先向四面望一望,然後走到屋中央,站住不動,好像不看見什麼一樣。)

史 (遠遠站住,驚駭地細看李,不安)曦華,曦華,原來是你!(近前急語)我明天就要來的,爲什麼你這樣冒險地跑出來?我說要來,一定會來的。

李 (語不成聲)你用不着去了。

史 (更加驚慮)有什麼事?曦華,告訴我!告訴我!我求求你!

李 (定睛直視)我願意……我應該再同你見一面。

史 (恐怖) 曦華，你要去做什麼事？(呆望他的眼睛，同時面上逐漸增加恐怖) 曦華！(突然明白了，絕望地叫) 不，這是不可能的！曦華，你爲什麼你，爲什麼你已經……(她閉住口，臉上起了一種痛苦的痙攣，睜着眼凝視他) 李 (鬱悶地) 應該這樣作……

史 (閉目忍淚) 應該這樣作！

李 時候到了……血鐘響了……

史 (悲哭) 血鐘，喪鐘……

李 我覺得我是，我我們全體被壓迫民族的一隻手……我應該這樣去作。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在推動我，引導我，命令我去作……

史 曦華，你是屬於我的……現在這麼快就把你失掉了……曦華，難道真應該這樣快嗎？

李

薇娜，你給了我很多幸福，可是幸福是危險的東西，我幾乎失掉了對於自己的信心。如今我好不容易才恢復了從前的力量同理智。我這隻手不會辜負我的。我現在邁開大步向那死走去，我一點不害怕，可是薇娜，我一想到你，我是多麼難過啊！（史定睛望他的眼睛，想說話，然而喉嚨被塞住，說不出話來。）

我的手不會顫抖的，不過我願意有你在我的身邊，聽着你對我發命令，叫我去（出神）是我一定陪你！

李 史

你瘋了，傻孩子！我不是這意思。一會兒桂玉磐就要從新民大戲院出來，就要經過這兒，你看他要過來，就放一個亮光在這窗戶台上，當作一個暗號，一個命令，也就是給我一個最後的安慰……我已經把他們派來那個給我發信號的朋友打發走了，在這最後的短促的時間裡面，我願意只同你一個人在一塊（指着窗戶）那邊，在牌樓的旁邊，我等在那兒，我半醒半夢地望着你這

個窗戶，我可以想像你就在我的身邊，直等到你點着了我們訣別的信號，那時我就知道時候到了。（略停，懇切地）薇娜，你要好好地注意，別讓我錯過了機會。

史（嗚咽）要我發信號叫你去死！要我發信號叫我們倆個人永遠分離……這……這是我作不到的事……（畧停，突然想起）他一定走這兒經過嗎？他也許會走四牌樓呢？

李 那兒也有一個生命在等着他。

史 如果他要是走那四牌樓，我們怎麼辦呢？快告訴我。我們就趕快離開這地方，隨便到哪兒去，山裡邊，鄉下，無論什麼地方，我們倆人好好地守在一塊兒，只要過一個月，哪怕半個月也行，一個禮拜也行，一個人一生一世享受這麼幾天的幸福，決不能算過份。然後我們再回來拚命，到那時候，你去犧牲也好，我

被犧牲了也好，我們都甘心情願……曦華，你說對不對對不對？

（他們彼此愛憐地相對微笑。）

李

（臉色又突然陰沈）我今生又多了這一笑，生命的吸引力真是殘酷，薇娜，你叫我真難死得下去。也許在明天太陽升起來的時候，我們受難的整個民族已經解放了，壓迫我們的敵人已經被趕了出去，可是我看不見了。我應該去了。對於我們中國將來的勝利，我不能够活一天，活一點鐘，來享受牠！可是我相信，我今天敲了這口血鐘，我們的同胞會有很大的響應，會更加努力奮鬥，薇娜，你也許可以看得見是被解放了的中國，得到最後勝利的中國，到了那一天，薇娜，請你還記着我……！

史

（悲痛到極點）曦華……！

李

（緊握她的手）薇娜，我的薇娜，永別了！（她正要撲上去抱住他的頸子，忽然

他的身子往後退避，卽站住）今天，我應該鼓起勇氣才行。（他放了她的手）永別了！

史（哀求）還有一會兒哪！

李（向後走了一步）還有一個朋友在等我。

史等一會兒！只等一會兒……

李（已將近門）時候快到了。

史（哭叫）曦華，曦華……不要去……不要去……（站在門口，望着李背影，悲痛欲絕。）

（劉太太入，走到她面前，抱住她。）

劉薇娜，好孩子，什麼事？你爲什麼這個樣子？

史什麼？你說什麼？（畧停，自言自語）爲了國家犧牲了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，這

是應當的……應當的……可是……

劉 (不懂)孩子,你說……

史 啊!姑媽,別問我。(她失神地走來走去,忽然停住)不,不會有那樣的事……不會有那樣的事! (她跑到窗前,向外看,劉也走到她身邊)怎麼?牌樓那邊一點也看不見,只有這一邊有燈,那邊怎麼這麼黑?

劉 是的,那邊冷清得很。

史 牌樓那邊好像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黑的怕人,只有新明大戲院這邊特別地亮。

劉 (向外看)啊,戲散了,車子已經動了。(史猛然離開窗戶,站在屋子中央)過來看,他們全走這兒過。

史 (昏迷地)走這兒過?走這兒過?姑媽,你怎麼知道?

劉

車子全往這一面走。(史帶着恐怖走着，在桌上拿了一匣火柴，把燭台上的燭點燃一隻，呆立了一會兒，又將燭吹滅，把燭台放回原處)桂玉馨上車了。(史擦了幾根火柴，又一一丟開)很多的衛兵警察。(外面不絕地汽車喇叭聲)桂玉馨的車子開了……

(史立刻燃起燭，把燭台放在窗前，又轉身跑回，到桌前站住，她怒目向前看，外面汽車喇叭聲漸近，人聲嘈雜。劉太太無意中掉過頭，看見窗台上的燭台，正想將牠拿開，剛拿到手，炸彈突然爆裂，窗上玻璃震得粉碎，燭台從劉太太手裡落下。街中人聲嘈雜，哭聲，叫聲，警笛聲，同時并作。史跪倒在地上，眼光失神，發出一聲絕望的哀叫。)

史

曦華，我的曦華！

劉

(定了神)薇娜你怎麼啦？(走到史前，抱住她，史哭笑并作)薇娜，醒一醒，醒

史

一醒！
薇娜！

（大大睜開眼睛，如夢初醒，她向四面一看，掙脫劉的懷抱）不，我不能哭！不能哭！（擦乾眼淚）這件事情我不應當哭。（恨恨地）眼淚，眼淚不能夠抵償他的性命！（叫）我要踩着他的血往前幹！中國人，起來吧，起來吧！（出神地叫）把我們的敵人趕出去！中華民國萬歲！

（幕急下，她還在繼續地叫。）

（全劇完）